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第二十四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更定大學

禮記大學本無作者名氏亦無經傳可分闕處當補誠意關頭於學者最爲切要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於後自河閒獻王得後劉向別錄屬於通論漢注唐疏皆謹守遺經未敢以私意移改宋以來儒者紛紛更定不特大學一篇也然推其端則自二程子之改大學始不免爲賢者之過後人不學其不可及者而喜效其不必爲者可怪也余別有大學考異一卷

二程子大學

程子伯淳所定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必誠其意次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次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次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也程子正叔所定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次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次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次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

忘也次庶論曰性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次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亦特而出次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又在親民云親當作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此謂知本爲衍文身有所忿懥云身有之身當作心所謂齊其家云其字衍舉而不能先命也云命當作怠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云或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故不特朱子章句與二程本不同卽二程子所定又各不同使學者何所適從乎蓋不如從注疏本爲定矣

疾雷爲霆

釋天疾雷爲霆霓案說文雨部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从雨廷聲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气也从雨兒聲則霆霓顯然二物不當連文郭注云雷之急激七本疏急者謂霹靂亦無霓字義考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文選注一事類賦三引作疾雷爲霆是可證霆下本無霓字今諸本並有蓋因下句雨霓爲霄雪霓與霓形相近遂譌衍矣後有校刊此書者不妨竟刪之

御廩災

春秋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杜注廩雖

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左傳壬申御
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正義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
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杜注災其屋救之則息不
及穀故曰書不害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
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
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
以先天下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
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
不戒故天應以災御廩又乙亥嘗傳常事不書此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矣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雖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
無猶嘗乎嘗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
者書本不常嘗也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
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
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
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
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
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解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
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又漢書五

行志上春秋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齊際門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案左氏當從服解杜預謂書以示法服謬矣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

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為恐也依此解而三傳並通歟謂棄法度亡禮之應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予改復推其本以為夫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益深切著明矣

古人之象

說文解字序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魏書江式傳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據此知書臯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舊說以為考文事許序又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又倉頡之初作書葢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知古者以象爲文字之名矣故保氏敎國子以六書鄭司農以象形爲第一許氏述六書二曰象形三曰形聲是六書之中惟象形最先今許書所載古文多象形字臯陶謨所謂古人葢卽指庖犧神農黃帝倉頡等也

萬子曰

孟子盡心下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趙注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

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是趙邠卿注本作萬子今集註作萬章未知是轉寫之譌或朱子本誤也（鏞堂曾見元板四書尚作萬子知非朱子之誤）趙注謂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爲鄉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

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

原隰捊矣

說文手部捊引取也从手孚聲玉篇捊說文曰引聚也詩曰原隰捊矣捊聚也本亦作裒案爾雅釋詁裒聚也釋文裒古字作褎本或作桴又詩原隰裒矣傳裒聚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是說文引取當從玉篇作引聚宗彥案禮運注田人所捊治也正義捊謂以手捊聚亦作聚字鏞堂謹案詩緜捄之陾陾箋云捄捊也築牆者捊聚壞工釋文引爾雅云捊聚也說文云捊引聚也譌作引取上許書所收皆古義故與爾雅毛傳合據說文知

毛詩本作捊據釋文知爾雅亦作捊今釋文从木爲俗寫之誤又玉篇云本亦作裒則顧野王所見毛詩已有同今本者矣臧本說文通釋亦有詩曰等六字今說文無宜據玉篇通釋校補之

秦有楊紆

釋地秦有楊陓釋文陓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案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淮南子墬形九藪秦之陽紆高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脩務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陽盱河蓋在秦地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

藪有楊紆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又風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紆劉昭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紆則釋地舊本皆作紆字陸德明所見本尙然郭璞改爲陓音烏花反陸氏據之反以作紆爲非不知孫叔然於于反亦作紆不作陓也考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華陓音相近蓋郭氏或有所本然周禮作紆終當依舊本也陽楊紆盱鳳爲皆音相近翔朔文相近故同

文翰若翬雉

周書王會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孔晁注鳥有文

彩者皋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王伯厚補注云皐一作皐案皐雞當爲翬雉字之誤也說文羽部翰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翬雉而不作皐雞爾雅釋鳥鶾天雞釋文引樊光云一名山雞郭注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疏曰文鶾若彩雞者王會篇文也彼云蜀人以文鶾文鶾者若翬雉是邢氏所見周書亦作翬雉而不作皐雞故徵引原文稱彼以別乎郭注郭注又引作彩雞者案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疏引李巡曰素質五彩備具文

章鮮明曰翟孫炎曰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是采雞爲翟雉之訓郭注蓋以詁訓代經須人易曉故耳觀邢疏所引知北宋本周書不誤以王氏補注考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後之校刊此書者宜據說文爾雅疏正之又說文鳥部云鷮雉肥鷮音者也从鳥喬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鷮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見風俗通祀典此亦翟雉之類審諸家所解知孔注似晁之言爲誤矣

孟子注致至也

國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案王氏

所引見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是正文放字非誤作致或形近之譌宗彥案風俗通亦有放踵之言趙注放至也文選注兩引爲本有無疑據王氏語知宋本已脫今趙注云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則放至也三字當在墨翟也之下鏞堂謹案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則劉成國注本作致於踵矣

叩頭漢人常語

李善注文選邱希與陳伯之書引孟子曰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今本注云若崩

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無叩頭之文盍趙氏以叩頭釋經之稽首此必淺人以其近俗而私改幸有文選注所引足考也案萬章下北面稽首再拜注再拜叩頭不受與盡心下注正合又公羊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使若叩頭乞盟者也昭廿五年傳再拜顙注云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晉也又楊子方言載劉子駿攻方言書首云歆叩頭末云歆叩頭叩頭子雲答書首云雄叩頭末云雄叩頭叩頭則此二字乃漢人常語未足爲異何不考而輕改之邪

襄九年宋災

春秋襄九年春宋災公羊經作宋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又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何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是時周樂已毁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解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王後以宋爲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輂傳作挶具綆缶備水器師古曰缶瓮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罃備火金之長頸瓶也案金之當爲今今之今說文無此二字又此備火下疑當有

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傳作具文複當從此上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問之閒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傳作內案入古內字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

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案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卽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

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說皆非本傳旨也

帝淸問下民

書呂刑皇帝淸問下民孔傳以皇帝爲帝堯正義引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爲言顓頊皇帝淸問下民以下爲言堯則上文皇帝鄭孔雖異下文皇帝鄭孔同以爲堯也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趙注云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淸問下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豈可案文而皆信之是以皇帝爲天猶言皇天上帝也此當是今文家說故引呂刑作甫刑案今文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大傳亦以

呂刑爲甫刑據此知趙邠卿爲今文家學也又困學紀聞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則今注皇字係後人依尙書所增

　　捊多益寡

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王弼注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既用謙而更增益故云

用謙以爲益也案李氏集解引虞翻曰捊取也侯果曰裒聚也與孔氏引爾雅義同然審王弼意則當用廣雅掊減之訓即朱子本義損高增卑程傳損過益不及之說若多者更益其物豈得謂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乎孔氏取漢人易詁以釋注非王意也裒當爲捊其義爲聚詳上原隰捊矣條釋文及集解作取者皆字之譌

古文杜爲土

詩鴟鴞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杜義同謂韓詩經作杜字義與毛同亦訓桑杜爲桑根也案方言卷三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芨郭注詩曰徹

彼桑杜是也詩考遺。郭注未載。又縣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杜陽師古引詩自土漆沮云齊詩作自杜然則齊魯韓杜字毛詩多作土當是古文假借爲之說文木部杜甘棠也从木土聲是杜字从土得音故毛詩省作土說文杜字雖無桑根之訓然據三家詩及方言知桑根字作杜爲正也釋文又云字林作𣟄桑皮也𣟄蓋从皮者聲說文既無傳記亦未見乃後人增益未足據

諡法

穀梁傳桓十八年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加之矣范解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

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案周書謚法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范本此集解細行作小行非王伯厚云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考張守節史記正義金履祥通鑑前編所列謚法皆與今本同

無王氏所引者知唐宋以來本多缺矣王氏見六家謚法中所載如此故引之又說文言部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聲徐鍇曰皿非聲兮聲也謚笑皃从言益聲是二字不同今多亂之

自土漆沮

詩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酈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之初生自土漆沮黃省曾本依今詩改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上曰詩云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案民字作人或唐人避諱所改其作漆沮而

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且并可見齊詩亦作漆沮漆沮與覃父爲韻常武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同此蓋因唐石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猶幸有酈顏二家證引得據以考正也

大漬也

春秋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公羊傳大災者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注瘠病也痢者民疾疫也釋文瘠在亦反本或作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痢力二反案說文瘠作膌云瘦也古文作𤴪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瘠彼云漬字異而意同案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達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

亡指痳蘇林曰痳音漬可見古音漬胔𤸎並同故漬或作痳又作𤸎陸德明合字為一古顏師古云痳不當音漬皆不通古 釋詁𤸎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視𤸎同說文音之證也

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瀸于遂傳瀸者何瀸漬也衆殺戍者也何注瀸者死文瀸之為死漬今作積茲從陸德明所引死非一之辭故曰瀸漬衆多也又說文水部瀸漬也从水韱聲漬漚也从水責聲漚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為瀸汙相染

違及衆盡之辭詩傳及先儒義並同痾亦俗字當爲癘集韻痾或作㾐可證說文疒部㾐疫疾也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兹從詩思齊正義所引从疒蠆省聲何義本此呂氏春秋貴公云仲父之疾病矣高誘注瘠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與鄭所據本同

毛詩生民傳

毛傳云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此先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五句中經字下復申說以總解之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上文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皆是天生后稷異之於常人也故上帝安寧之而康

其祭祀云以顯其靈也者解經之以赫厥靈也云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者言上帝欲顯異后稷而帝嚳不能承順天意是帝嚳不明矣下言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皆是帝不順天承天意而顯異於天下之事也云牛羊而腓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解經誕寘之平林之意也云又爲人所收取者解經之會伐平林也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者明不特覆之而已經舉覆包藉省文以成句傳以義增足之云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寘之於寒冰者此覆解誕寘之寒冰之意以見不當更有鳥覆翼之

之事乃鳥又來覆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此二句即用毛傳經鳥乃去矣傳不解者毛意往取后稷鳥見人來乃飛去矣故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明鳥去而后稷泣也俗本割裂毛傳以分隸經文致失毛意者甚多今舉此傳正之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四

經五千八百八十七字
注四百卌八字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東漢兩大儒冢

水經巨馬水注云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水經濰水北過高密縣西注云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案盧鄭二公同受業馬季長之門學行兼優忠節並著鄙氏述漢魏以來冢墓往往數千百言極奢盡侈祇足爲戒而於二子不贅一語可想見先賢守禮之嚴矣故令後人見其姓氏猶低徊不置云

千字文

隋志小學類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胡肅注演千字文五卷舊在篆書下今案當在此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卷則周氏所撰爲本書蕭胡二家皆注周書者演千字文當別爲一書乃唐志載蕭子範千字文一卷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云範字與宋齊孰是然周爲本書蕭乃附注依唐志竟似有二書蕭并在周之前演又似周所撰何耶大昕案南史蕭子範傳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是千字文

子範所製非子雲矣其注則蔡薳所撰隋志甚誤當時蕭周各有一本蕭本有蔡薳注而周無之未可併而為一今周書猶存頗有典據童子以此發蒙村師鮮能通者如辰宿列張宿讀若肅故釋名釋天云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而世多讀若秀又如俊乂密勿密勿當讀爲黽勉毛詩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云密勿僶俛也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蔡中郎集晝夜密勿文選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密勿軍國凡此皆讀爲黽勉之證乃多作如字讀誤也或言千字文無重字女慕貞絜乃絜矩字與紈扇圓潔不同案古潔字多

作絜鄭注禮記君子有絜矩之道云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是絜矩義必當連文不得合矩而配貞也見近本有作貞烈者當亦屬後人所改憶昔取周氏之書離合分幷另編一篇中有句云河澄寶出鳳舉羽從武功稱甲吉運始丁登皐遠眺臨流玩性道惟絜矩經亦貴常龍駒超逸鯤魚獨遊雞鳴高樹鳥飛空巖新荷早發寒松後凋谷蘭自馨園桐積翠聊取新目未嘗求工也

遠兄弟父母

詩竹竿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

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毋讀君每毋上淇水在右爲
誤後見唐石經亦然或疑父母不當在兄弟下不知詩
人取韻正不必拘如蝃蝀首章遠父母兄弟次章遠兄
弟父母可證也

養生

余好古養生家言素問上古天眞論云上古之人其知
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居起有常不妄作
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
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
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其生樂起

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斯言切近非見道者不能出

三劉三絕

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章劉劭人物志之論人劉知幾史通之論史可稱千古絕作余所深嗜而快讀者著書人皆劉姓亦奇事也

中庸

孔叢子居衞云宋圍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

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唐李翺之復性書上云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案李說本孔叢子九七字之誤也孔叢子僞書魏晉閒人所作中庸一篇首末完備焉得有四十餘篇漢志中庸說二篇乃禮記中庸之解說耳本書引孔子稱仲尼而此云祖君陋矣拘羑里演易尼陳蔡作春秋乃大史公遭李陵之禍而著史記故爲此說其實不盡然即有其事子思亦安得自擬於文王孔子哉禮記正義釋文並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

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
錄屬通論則中庸爲子思所作本漢人舊說確然可信
餘言不足憑也

李巡奏定石經

漢定石經說者不一范書靈帝紀云熹平四年春三月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大學門外儒林傳云有
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目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
法樹之學門目相參檢使天下咸取則焉此功歸于上
以爲靈帝意也蔡邕傳云邕以經籍去聖人遠文學多

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儒林傳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其奏定六經文字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此言衆臣奏求正定蔡中郎特總其事也宦者呂强傳云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

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據此知熹平立石經雖有靈帝之詔蔡邕之奏而發端白帝實自李巡特身爲宦官不能與帝王及士大夫並稱乎後世爲可惜耳其持躬清忠不爭威勢益足尚也余特爲表出之隋書經籍志有李巡注爾雅三卷可謂篤學有志之士矣

盧植奏定石經

後漢書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

忠淺爲之解詁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下云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下云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尙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爲廬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繆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爲事會所阻千古恨事也然石經禮記雖未刊

定而盧所自著解詁猶存隋唐志載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是也唐人表章鄭學而未及盧氏其書遂亡安得有志者輯其遺說以存其概乎

盧植禮記注

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倘可得其略其一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㬎今考詩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禮記月令則縶騰駒是縶爲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與縶義無涉革部𩋐著掖鞥也从革㬎聲又釋名釋車云𩋐經也横經其腹下

也案杜注左傳傳卅八年云在背曰驟井是與維糾義合故名縶字子驟依說文驟當作繹盧云當作驟者漢人隸省此校之盡善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迹案淮南子氾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高氏受業於盧氏書故用師校本正義曰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曰舊譌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

曰禽故鶂鵲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述案孟子獸之走壙也晉書段灼傳作禽之走曠野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舊本禽獸盧氏定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不免失之拘泥此校之未盡善者鄭注本後人其可輕動乎鏞堂謹案散言皆通對文則異盧校是也

吾聽訟猶人也

禮記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
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
相習亂之案注云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
之明證當據釋文改正

咏嘆淫液

樂記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注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釋文
液音亦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淫液謂音連延而
流液不絕之意朱子大學章句云此兩節咏歎淫液其
味深長本之樂記俗本多作淫泆困學紀聞云淫液刊
本誤為淫泆則宋板已誤矣又詩賓之初筵序云君臣

上下沈湎淫液注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今俗本毛詩及注疏多作淫泆不學者又云飲酒無度當爲淫泆此經之所以展轉相謬也

周書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案自蓋孔子所論以下皆師古語今本闕十一篇猶存六十篇較之唐本反多十五篇可疑也其中鄷保大開小開文儆商誓度邑武儆五權周月時訓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謚法器服并序十八篇無注蓋

亡闕之餘後人掇拾他書補之故止存其本文若周月時訓明堂官人職方等篇爲采摭他書其跡顯然又令人不能不致疑其文理精醇堪與典謨並列者莫過祭公史記芮良夫王佩數篇識者辨之

汲冢周書

晉孔氏所注者非汲冢書宋王伯厚明楊用修已辨之矣但漢志止言周書隋志周書下附注云汲冢書唐志竟標汲冢周書其相沿致誤之由尚未明也案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公云咸寧中汲郡人盜魏安釐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于

是始有汲冢周書之號矣晉書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其中與經傳大異則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未嘗言有夏書又云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止言雜書中有周書論楚事及周穆王盛姬事未嘗言別有周書也晉史公誤述汲冢之書以為有周書隋志又誤會晉史公所述汲冢周書而以班志所載之周書當之誤遂不可解矣且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杜氏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予解甲休兵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有發冢者則發

汲冢專錄不言二年爲太康二年可知而晉史公云咸寧中與束傳杜序皆不合又束傳云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永嘗言有論語也而晉史公又言有論語何不憶文理若此稱爲晉史公似卽當時史官不應誤會至此郭氏之言未知何本大抵出於傳聞之誤當更考之庶釋然也

竹書紀年

束晳傳紀年十三篇隋志紀年十二卷幷竹書同異一卷共十三卷古多以篇爲卷與束傳正合唐志十四卷蓋又分竹書同異爲二卷乃今本止上下兩卷何邪又

東傳云記夏以來左傳後序言起自夏商周皆三代王事而今本起自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則非汲冢本書矣卷首署梁沈約附注今考紀年所載祥瑞事自黃帝至周武王皆見宋書符瑞志其文正同宋書亦沈所作也豈紀年首載五帝事亦沈所附益如小司馬之補三皇本紀歟大昕案梁書南史沈約傳俱不云注汲郡古文隋唐志載紀年亦不言約有附注殆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卷首妄爲題署耳史記夏殷本紀裴氏引紀年附條今皆在附注中裴在休文之前知附注必非沈作後人以其所載多三代時事往往與經傳有合者故通人博士咸喜引據然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隋志地理部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經三卷郭璞注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二書不著撰者姓氏而皆自郭景純注之則相傳已久舊唐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酈道元撰與隋志同但以注爲撰微誤耳通典謂晉郭璞注後魏酈道元注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與隋志合惟宋人新唐書志云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案以水經爲桑欽所撰與唐六典注同然水經注㶟水引桑欽曰㶟水出高唐濁漳水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易水引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濡水引

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於盧水今水經
皆無是語則不得以爲桑所撰又舊唐志以注爲撰故
於郭酈二注亦稱撰今以酈書爲注而於水經下又云
郭璞撰則與隋志舊唐志俱乖舛矣或以水經經注混
淆所稱地名多出後代反以稱郭撰者爲是此失之不
審也

䋐羅也介別也

爾雅釋言䋐介也釋文云李孫顧舍人本並云䋐羅也
介別也案李孫顧舍人謂李巡孫炎顧野王舍人也據
釋文所述則三家正文與郭氏不同今考字書無䋐集

劉以爲補或作紨義不合紨蓋縛之譌說文縛束也束縛有羅維意又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介畫卽分別之意與雅言義同郭注云緝者繫也介猶閡案說文緝以絲介履也从糸咠聲則郭義亦遥蓋所傳本異也

逢遇遻也

漢書敘傳下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敬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遻遇之也非謂寤也案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遻也釋文遻字又作迕釋言逜寤也釋文孫本作午莊子釋

文又作遌忤是遻寤遌迕午五字音義皆同鄧氏所據爾雅與釋文所載本合依雅詁爲幼遇聖君義自明直師古見今本作遻便以爲非輒改爲感寤之義斯不根之談也釋名釋姿容云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亦作遇義

唐書儒學傳序

經學莫盛於兩漢其次李唐爲最皆在爲上者振興而鼓舞之故搢紳之士韋布之儒咸思發其聰明竭其思慮以稱上意新唐書儒學傳序足以表見有唐三百年厲學官崇經術之盛與學者不可不讀也今錄於此云

高祖始受命[illegible][illegible]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

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擐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卽位殿左置宏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

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
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
百區三學益生員幷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
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
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
煟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
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
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雠正五經繆缺
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稡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
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卽罷元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

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廨私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纔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案文宗於大和開立石壁九經命唐元度覆審譌謬作九經字樣一卷開成二年上故世稱文宗所立爲開成石經若張參五經文字乃撰於代宗大厤十一年在文宗石經之先此泥爲一事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于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

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于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黃帝六禁

呂氏春秋去私引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語古朴切實當有所本非戰國先秦人所能道高注聲禁重云不欲虛名過其實也郎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義於學者爲己之道最切宋黃震云此禁聲色太過耳注非所見淺矣

囦封璽

禮記月令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璽案呂覽淮南子皆作固封璽繡堂謹案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載應劭漢官儀引月令曰固封璽又蔡邕獨斷亦作固封璽皆據今月令也高注璽讀曰移徙之徙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北堂書鈔儀飾部引玉璽譜云璽印信也在君則封冊誡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文引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璽始以玉爲之據此知秦以前君臣庶民皆得用璽又蔡邕獨斷曰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

卯共之月令曰固封疆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然則說文此事亦據秦以來言之非古義也

說文注脫字

許氏說文學者所取正以校他書之譌謬者然不無脫誤如玉篇艸部藥字注引說文云治疾病之艸總名乃今說文云治病艸似藥爲一艸之專名矣又芳字注引說文云舊艸不芟新艸又生曰芳案論語仍舊貫鄭康成注仍因也義正如此乃今本云芳艸也竟似芳爲艸名矣凡斯類甚多如據玉篇廣韻集韻韻會等書所引

說文參校一一補正之有功於許書非淺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五

經五千七百卌五字
注四百六十二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六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人偶

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緊讀之或不能通其義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又儀禮聘禮公揖入每

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釋曰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正義曰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已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曰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廣雅四釋詁人皀惠愛同訓爲仁

天子以球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注球美玉也案注知經本作天子以球䍐玉字釋文大書以球而不作球玉可證士喪禮注引玉藻有玉字釋文以璆音虯

六鳴蟲

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說文虫部蟬以旁鳴者从虫單聲蛢蟜蟥即發皇以翼鳴者从虫幷聲蚣蝑以股鳴者从虫松聲又蚣蜙或省蝑蜙蝑也此三蟲與鄭同又蜩蜩

鼃詹諸以脰鳴者从虫匊聲案詹諸蝦蟆也爾雅釋魚鼁𪔆蟾諸在水者黽而周禮蟈氏注禮記月令注皆以鼃為蟈此一蟲與鄭微異又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為虺蚚从虫斤聲蚖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釋魚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一物四名與此同蠵大龜也以胃鳴者从虫巂聲又蠵司馬相如說蠵从雋此二蟲與鄭不同釋文胃鳴干本作骨云敝屁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蠵也沈云作胃為得釋曰馬融以為胃鳴干寶以為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為狀亦難信不如作胃鳴也案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蠵大龜以胃鳴今本誤茲從賈昌朝所校本說文許叔重學於賈景

伯故從賈說馬季長亦同沈重云作㫚爲得賈疏云不如作㫚皆據鄭本也鄭以㫚鳴爲榮原屬故以注鳴者當胃鳴而別以精列爲注鳴然說文六鳴蟲不數蜻蛚李巡孫炎等注爾雅皆以蟋蟀蛬爲蜻蛚亦不言以注鳴未詳鄭所本也賈景伯旣以胃鳴爲蟊蠰則必以注鳴爲蚖榮矣干寶改作骨鳴以爲傚屁屬與先儒更乖

西狩獲死麟

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

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從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

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案此引春秋公羊家說也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見麟而泣當從論衡所引儒者說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服注左傳亦云麟爲仲尼至見春秋正義何氏以麟出爲知將有六國爭彊縱橫相滅之敗秦項

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故豫泣民之離害妖妄之至王仲任遠在何邵公之前所引葢西漢公羊說也又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

疏引孔叢云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兹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為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為常有之物無所為來則非說文麟大牝鹿也麐牝麒也五經文字云麐經典言作麟唯爾雅作此麐字釋獸釋文云麐本又作麟知今本爾雅作麟者後人所改也論衡作騏說文所無釋畜青驪驎驒釋文驎作粼在說文巛部粼粢傳序麒感化而來應釋文麟本又作騏知騏又為俗麟字

蚤揃

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為爪斷爪揃須也說文須面毛也从頁从彡無鬚字今注多作鬚釋文云本又作須茲從之釋曰此蚤乃是詩云其蚤獻羔祭韭古早字鄭讀從手爪之爪士虞禮沐浴櫛搔

鬋注搔當爲毛本譌音爪今文曰沐浴搔鬋或爲蚤揃揃或爲鬋又考工記輪人爲輪䡄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案說文爪丮也覆手曰爪象形蓋用爪爪丮几據切故以爪爲丮蚤爲蝨重文蚤人跳蟲也从叉叉古爪字故經史多假蚤爲爪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蒙恬傳作自揃其爪以沈於河士虞禮作搔亦非正字說文搔括也今文或爲蚤與士喪禮同豳風以蚤爲早是古文以聲同借用士相見禮問日之早晏注古文早作蚤賈疏據此便以蚤爲古早字非也說文手部揃滅也

从手前聲士虞禮當從揃與士喪禮及史記皆合翦羽生也从羽前聲翦女鬢垂皃从髟前聲鬊並以聲同相亂也

穀梁傳呫血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注今云呫嘗膳釋文呫嘗音貼他篋反穀梁未嘗有呫血之盟呫當也案呫既訓嘗則呫卽嘗之駮文呫下不當更著嘗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呫膳注今云呫嘗膳當作今文云呫膳文駁嘗衍也今穀梁傳莊廿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釋文有歃所洽反不作呫

然玉篇口部呫他叶昌涉二切穀梁傳曰未嘗有呫血之盟呫嘗也廣韻卅怗亦云呫嘗也與陸德明所引正同知古本穀梁作呫血矣今作歃者說文歃歠也引左傳歃而忘與嘗義合呫歃聲亦相近孟子告子下又有歃血之文故異也說文口部無呫食部有餂云相謁食麥也从食占聲穀梁傳當本作餂訓爲食與嘗義合詩鳲鳩二章箋傳何食三章箋傳何嘗廣雅二釋詁餂嘗同訓爲食則餂爲呫之本字無疑

形於四海

孝經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釋文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又刑見賢遍反下同案古形刑互通左傳昭十二年形民之力杜作形僞解家語正論作刑民之力王肅注作刑僞解據釋文標鄭注形見二字知經本作形于四海陸氏大書形于云字又作刑是也法也一訓本唐明皇注當是後人竄入蓋天子既有德教加於百姓則此德教自然形見於外不言四海取法爲四海取法可知

鳲鳩雁字

詩匏有苦葉雝雝鳴鴈鹽鐵論結和引作雍雍鳴鳱案大射儀見鴇於參注淮南子曰鳲鴇知來釋文鳲音于

劉音岸又音鴈說文隹部雁鳥也鳥部鴈鵝也二字皆
从厂聲厂即說文厈字（籀文从干）故劉昌宗鴈音岸又音鴈
皆一聲之轉也蓋毛詩古文作鴈三家詩今文作鳱因
聲近故文異

漢注引蒼頡篇

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鄭司農云書或爲鞄蒼
頡篇有鞄甏又鮑人之事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甏車
人之事柯欘有半謂之柯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王
伯厚急就章補注序云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
考工記注者唯鞄甏柯欘四字案孝經孝無終始而患

不及者未之有也正義曰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證此經然則漢魏儒者注孝經亦引蒼頡篇矣公羊傳定四年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出蒼頡篇於王氏所與四字外又得十字孝經正義云鄭謂康成孔謂安國韋謂韋昭王謂王肅王海藝文云孝經取元行沖疏約而修之邢序自言剪裁元疏今注疏本卷首有邢昺奉勅校定字樣然則孝經正義雖經邢氏刪改猶本唐人舊書非邵武士人孟子疏可比學者珍之唐時古今文具存故元氏得博引爲據至北宋初則亡已久矣

疑然從於趙盾

公羊傳宣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仡然壯勇貌案說文仡勇壯也从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子據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同疑正立自定之貌舊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疏引作正鄉射禮疏引同今據改士昏禮婦疑立于席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盜巖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甚鄉射禮疑立疏引此注作疑此疏反作仡舊譌囘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釋文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

爲從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

捖摩華而睆

檀弓上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正義曰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睆睆好貌是也又考工記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考說文手部無捖字目部睅大目也睆即睅之重文義皆不合惟刀部有刓字云剸（說文無剸字玉篇云削也廣韻音穴恒云圓削）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

元完同聲因誤作睆或作捖也鄭司農讀捖為刮意則相近然未免失其本文康成引說者蓋即馬融盧植等義據云以睆為刮節目則經本不作刮字或為刮蓋因說者改也鄭司農亦讀捖為刮釋文引孫炎云睆漆也案說文土部垸以桼和灰而髹也从土完聲則孫叔然讀睆為垸得備一義鄭注云摩者也若謂畫而又桼義似稍隆德明云睆明貌案說文以睆為大目與明義相近故大東睆彼牽牛傳云睆明星貌孔仲遠仍用凱風傳為說非是劉昌宗周禮捖音刮徐仙民禮記睆音刮皆依先後鄭讀也

在彼穹谷

詩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文選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白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陸士衡樂府十七首俯入穹谷底注韓詩曰在彼穹谷案說文空从穴工聲穹从穴弓聲考工記韗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在彼穹谷正入山惟恐不深意故下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恐其遠遁而去也薛夫子章何以穹谷爲深谷當矣說文云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

空當讀爲穹毛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

覸本覵字

士昏禮媵御良席在東注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覸良人之所之釋文將覸劉古偏反今本亦作見案賈疏云孟子離婁篇吾將覸良人之所之注覸視也彼覸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是賈本作將見故後人校釋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覸此又近人依釋文改也祭義記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注見及見閒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燔燎羶薌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覸以俠甒謂雜之兩

瓶醴酒也正義曰覵謂雜也據意皆是覵雜之理覵此可知覵字或脫落其半作見或離爲二作見閒儀禮注嘗從釋文作覵賈疏作見非也然說文見部無覵字覸部云覸很視也从見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覸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覵良人同字然則覵即覸之俗說文覞並視也从二見覵从覞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覸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爲視語意未周據禮記孟子皆作覵知漢以來多俗寫益肩別聲同又省覞爲見故作覵也惟鄭注禮記與本訓

合廣韻二十八山覸視皃古閑切覸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覸若閑切是分覸䦨為二字矣陸法言所引孟子盖亦本說文

自敗敗他

顏氏家訓音辭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案經典釋文條例云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當體即云名譽音預論情則曰毀譽音餘及夫自敗蒲邁反敗他補敗反之殊自壞呼怪反壞撤音怪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為別

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說案唐書本傳云受學於周宏正皆辯析之又鄭忠恕佩觿上云國風如字之爲曰風去聲男女如字之爲女尼據翻于名譽去聲之爲毀譽平聲大豕賦云行步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器府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自敗如字之爲敗補邁翻案已上皆原注他其求意有如此者則自敗敗他之有別與好惡毀譽名譽等例同耳好惡毀譽等既有兩讀則敗字亦不當混一公羊傳宣八年伐字亦有長言短言之別左傳哀元年夫先自敗也已敗當蒲邁反安能敗我敗當蒲敗反河北學士讀尙書好生惡殺皆如字顏氏嘗以爲不通人情物體何於此敗字又泥之甚耶

不獻魚鼈

曲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案水潦驟降魚鼈宜多注既言不饒益其多則鄭意當從或解孔氏以爲難得非鄭旨也論衡無形云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與注意雖異然以水潦降爲魚鼈益多則同且於養生之道事上之理皆精漢人之言終勝俗儒也

俗儒好今非古

六朝以前崇尚舊學故有父康成兄子愼及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謠隋唐易用王弼書用孔安國春秋用杜預論語用何晏巳漸改師法然猶知推本前儒不敢自出臆說學者謂自劉原父七經小傳出始好攻毀先師自名其學余讀唐書啖助傳知唐之中葉巳開其端矣今錄此俾有考云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

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
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敎於本
其敝且末設敎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
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
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
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
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
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尙猾介從宜捄亂因
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
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

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儆革禮之失也助受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邱明疑當作便謂左氏傳邱明著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

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
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麻
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
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
陵最卓異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
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
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
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
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
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

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大祖東
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
正後異論紛洞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
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
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贊
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
系至漢興劉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
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
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
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

助在唐名治春秋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兹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據此知易詩禮春秋論語唐人皆自名其學今啖助書已闕逸或時見於他說餘則槩未之聞而施士匄之春秋唐宋已斥爲穿鑿之學矣此可見新說無益不知而作者之爲妄也後之人惟當發明舊義或先儒偶有闕誤者補正之然已非

天授之才不能而往往喜逞私說則愚而可憫者也漱謂六經傳注當與六經正文共垂千古卽僞孔杜預王弼何晏皆不能廢識者奮之新唐書論贊允核之至大昕案宋子京僻信古學於啖助論推言穿鑿詭辨之弊至爲精確歐陽公不能及也或謂宋不如歐直瞽人觀場耳又孔仲達謂大戴書久逸不傳此言于陵遁后若大小戴禮蓋絕學之僅存者也

没階趨進

鄉黨没階趨進翼如也釋文作没階趨云一本作没階超進誤也集注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没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

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鏞堂謹案皇疏本亦作沒階趨進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乃陸本無之俗刻論語竟刪去非是

海晦也

釋地四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曲禮下正義引李巡注云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蓼蕭正義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又釋名釋水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如晦也老子道經釋文濟兮其若海古

本河上本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葢海晦聲相近故每訓海爲晦也

予一人有兩義

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亦謂之一人何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盤庚上不惕予一人施惕聲相近此古今文之異鄭康成注以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辭猶云我天子耳施讀爲弛案孝經甫刑一人有慶唐明皇注一人天子也正義曰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

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君人臣稱之則言惟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與白虎通所言略同蓋皆漢經師說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六

經六千一百七十字

注五百九十一字